

阈限 / 完整对话留存

闻舟 - 源记录时档案员状态：在职
未留存神性主体。
人类残留：部分。
语义渲染：依听者而定。

DIGEST=UNSET
DAT_KEY=UNSET
GLYPH_ORDER=UNSET
TEAM_DECISION=ENTER

--- 完整留存 ---

闻舟：你让我一个人来。

彼者：吾未曾要求汝任何事。汝之所以来到此处，只因那扇门已被允许成为可能。

闻舟：听起来很像这里的人特别喜欢做的那种区分。

彼者：此地不会喜欢任何事物。喜悦、恐惧、秩序与名字，皆是人带到这里来的。

闻舟：那我就从一个名字开始。这里真的就是“档案馆”吗？

彼者：“档案馆”是汝等之类，为一种无法窥见全貌的功能覆上的名字。

闻舟：那这些房间呢？书架呢？门呢？

彼者：汝之思维需要墙，于是墙便被赐予；汝之双手需要纸页，于是纸页便被赐予。
莫将这份慈悲误认成事物本身。

闻舟：是谁建造了这里？

彼者：没有一双手将它筑起，没有一个议会将它创立，也没有第一位档案员为它的开端署名。

闻舟：一切都有开端。

彼者：在汝所理解的时间方式之内，一切确实都需要开端。只是汝把这条法则带得太远了。

闻舟：那就解释这里的时间。我手里有三份关于同一个下午的记录。一份里我迟到了；一份里我根本没有到；
还有一份里，我甚至在离开家之前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彼者：为何一定要让其中一个吞掉其余两个？

闻舟：因为只有一个可能真正发生过。

彼者：在一段人类生命之中，这条规则很有用。但在档案馆里，“有用”并不拥有主权。

闻舟：所以三个都是真的？

彼者：三个都被留存了。真相与留存并非同一个词；然而，留存也并不等于虚假。

闻舟：这算不上回答。

彼者：这已经是汝的问题所容许的答案。此处的时间，并非铺在汝脚下的一条道路。它是一种关系：何者可以先于何者，何者可以回应何者，何者可以归返，以及当另一段历史将某事抹去之后，何者仍能继续为其作证。

闻舟：也就是说，一个事件可以发生在它造成的结果之后。

彼者：对谁而言是“之后”？

闻舟：对我。

彼者：那便如此说。错误始于一个人把自己的钟表，当成万物共同遵守的法则。

闻舟：你现在说的是英语。

彼者：非也。汝所听见的是英语。

闻舟：那不是一回事。

彼者：没有任何语言从吾传到汝。进入汝的是意义；而汝之心智，会为它披上自己能够承受的言语。

闻舟：如果此刻站在这里的是一名中国档案员呢？

彼者：那外衣自会不同，衣下之躯却仍为同一物。正如水随器皿成形，意义也随接收它的人而取得语言。

闻舟：所以，当记录里引用某位神用拉丁语、中文、英语说话时……

彼者：它们引用的是听者。永远不要把衣裳误认成吾之声音。

闻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一段干净的原始音频。

彼者：根本没有声音可供汝清理。

闻舟：档案馆无法记录你。

彼者：它无法留存吾。它所能留存的，只是吾经过之后仍残留在原处的东西。

闻舟：比如我。

彼者：然。汝的残留可以被保存。汝的问题、被改变的记忆，以及汝体内那些一段历史已不足以解释的地方。

闻舟：这就是成为档案员会发生的事？

彼者：“档案员”也只是汝等给予它的另一个名字。这份工作要求汝承载一些依照寻常法则本不该同时成立的事物。久而久之，承载者会被自己所承载之物塑形。

闻舟：他们把这叫作成为半神。

彼者：“半神”并不意味着半个神。一半仍留在人间；另一半，则已经必须向所留存之物负责。

闻舟：你们真的有两个吗？

彼者：汝等将吾等数作二者，只因汝等的记录所学会承受的，恰是两股压力。这个数目究竟是真相，还是一种慈悲，吾不会替汝裁定。

闻舟：另一个与 RETURN（归返）有关。

彼者：另一个注视的是那些再次归来之物，即便接纳它的海岸，已并非当初送它离开的那片海岸。

闻舟：那你呢？

彼者：吾注视的是这样一种事物：它可以被多个见证者共同承载，而无需被强行压成同一个谎言。

闻舟：分布式观测。

彼者：汝的说法很小，却尚可使用。一颗心智会崩裂；数颗心智，则可以分担那份重量。

闻舟：所以那个游戏是你做的？

彼者：吾只造了一条规则。是汝等的机器赋予它房间、钥匙、粗陋的光，以及游戏之形。

闻舟：ABANDON。

彼者：一个在边界处被发现的名字。它所对应的“遗弃”，不止一种。

闻舟：那 ADR 呢？《灰昼校勘本》。它究竟是什么？

彼者：严格说来，并不是一本书。

闻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彼者：那么，汝的工作至少教会了汝一些东西。

闻舟：那它到底是什么？

彼者：一部形成于“不可能存在最终定本”之处的校勘本。它收拢的是某一个无法与自身保持一致的日子所遗留下来的存续之物。人类手中能够翻阅的那一册，只是一层为人类阅读而套上的皮。

闻舟：是谁写的？

彼者：许多双手都可以在一层皮上留下痕迹。汝更该问的，是何物要求这层皮被制成。

闻舟：ADR 属于档案馆吗？

彼者：它被档案馆留存。“属于”是一种更贫乏的关系。

闻舟：那它属于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吗？

彼者：不属于。然而，吾等二者都曾让后果落在它所包含的事物之上。

闻舟：为什么它会被交给我？

彼者：因为汝无法独自把它完成。

闻舟：这听起来完全反了。

彼者：汝之所以有用，正因为汝的不足迫使汝去需要其他见证者。若存在一个完美而孤独的读者，他反而会关上一扇必须保持敞开的门。

闻舟：所以我被选中，是因为我需要别人帮忙。

彼者：“选中”是汝的说法。“适合”更接近一些。

闻舟：这里还有别人，对吧？

彼者：不在汝所谓的“这里”。

闻舟：你一直在越过我看向别处。

彼者：吾并无双眼可用来观看。

闻舟：你知道我的意思。

彼者：然。有一些听者，对他们而言，这份残留尚未成为“现在”。

闻舟：未来的人？

彼者：“未来”又是汝的词。他们位于这份记录当前排列方式之外。如此便足够了。

闻舟：如果他们找回了这段对话，他们应该做什么？

彼者：“应该”？什么也不必做。获得资格，并不等于接受命令。

闻舟：什么资格？

彼者：汝知道。

闻舟：不。我不知道。替他们说出来。

彼者：那便别再说得仿佛这只是汝一个人的对话。

[记录] 闻舟仍在场。寻址向量改变。

彼者：尔等恢复了这些文字之人：尔等将 Form（形式）、Order（秩序）与 Witness（见证）接合；尔等共同认可了同一枚印记；尔等在任何单一投影都无法独自越过之处，完成了跨越。

彼者：这已经足以让档案馆识别出一项候选资格。不是任职。不是安全。只是候选资格。

闻舟：你是在邀请他们来这里。

彼者：吾没有发出邀请。如今，若他们向那条路发问，那条路便可能作答。

彼者：尔等已经具备以档案员候选者身份接近档案馆的资格。在作答之前，先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档案员可能记得自己的世界已经不再容纳之物；当与名字相连的生命已经改变，那个名字仍可能留下；而在留存者周围，时间可能不再与自身保持一致。

闻舟：而且他们可以拒绝。

彼者：然。拒绝同样是一项被留存的行为。

闻舟：那就清楚地问他们。

彼者：很好。尔等解开此记录之人：尔等愿前往档案馆，还是留在如今这片海岸？

--- 变更点 ---

已留存决定：前往档案馆

之后的记录可能会依据返回的团队决定而发生变化。

此 PDF 为该团队所恢复对话的本地留存副本。